

泪洒台北

〔台湾〕 光泰



海峡文艺出版社

泪洒台北

〔白雲〕 光泰

搭乘從香港飛抵福州的班機上，

某大陸投機的商人，傷我這樣以一個小說作者身

談是史之又史。

的，在古台昇起的銅筋吊機上，在青果震耳的

坐著的！

光泰

(闽) 新登字 05 号

泪洒台北

[台湾] 光泰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7.25 印张 2 插页 150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80534-626-7

I·520 定价: 5.35 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挣不开的网罗

光泰

搭乘从香港飞抵福州的班机上，前后左右坐着的，多半是来大陆投资的商人，像我这样以一个小说作者身份的，可说是少之又少。

是的，在高高升起的钢筋吊机上；在音乐震耳的歌舞厅里；在城开不夜的KTV包厢中，我看到了十年前的台湾。

在这个经济建设的新时代里，人们的生活改善了，但物欲就像一张挣不开的网罗，将人们的心层层包住了。

于是都市里，人性的善恶、美丑，借着我的小说，再次浮现出来。

《夜有千眼》、《悬崖玫瑰》是两年前，本人首度授权大陆出版的作品，此次更将一系列本人认为满意的作品，放心地交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希望读者除了惊栗于书中一个个悬疑曲折的故事外，更能借由小说中丰富的情感，温暖我们彼此的心灵。

1992年10月写于福州

一九六九年十月初

台北市

“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直觉地以为你是画里的女孩，我真担心你会象那部电影一样，一切只是个幻象，随时随地在我生命中消失……”

“很多美好的事，是值得等待的。”……

他低下头，怀着膜拜的心情，亲吻着她——心目中完美的女神……

细雨悠悠……她哭泣着转过身，发狂地冲出客厅，奔向别墅外的雨夜……

她怎么会知道，她一生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呢

……

1

“听雨轩”是一家小小巧巧的茶艺馆。

“听雨轩”位于中山北路。

中山北路霓虹闪烁、车水马龙。

“听雨轩”位在其中，彷如繁嚣世界中的一道清流，那样宁静，那样沁人。

谢丹荔置身其中。

厚厚的玻璃窗外，细雨纷飞。

她，面前摆了一壶香片、一碟葵花瓜子。

谢丹荔的皮肤细白，秀发披肩。

她穿着一袭米白的棉质连衣裙，一条咖啡细格的领巾，系在颈前。

她双眸凝视窗外，神情专注而动人。

她坐在那儿，就象一幅优雅典丽的画，任何人都会为这幅画里的人物吸引，特别是男孩子——象钱浩伟这样的男孩子。

如果说爱情有直觉、有感应，有心颤，那么无疑的，眼

前的这个女孩子，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对象。

钱浩伟已经注意她很久了。

其实，他早已可以离开了——当丹荔进来的时候，钱浩伟已经与公司的两位同事谈完了事情。

然而他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面对这样一个令他心仪的姑娘，他愿意等待。于是他跟小唐他们打了招呼，就一个人依然坐在那儿。

好几次，浩伟想上前跟她说话，但是他都提不起勇气。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丹荔一直是一个人——

钱浩伟，如果你再不跟她说话，你就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

男孩子在心里这么骂着自己。

终于，钱浩伟压抑住内心的狂跳，乘着丹荔还没有拿皮包离开的时候，浩伟走到了她的面前——

小姐，我能坐你旁边的这个空位吗？

小姐，你使我想起一个朋友……

小姐，你一个人吗？

……

这一串串从看电影和小说中听惯的对白，此时对他都失去了作用，虽然他刚刚已经想了不下十种开场白，这会儿浩伟却象个哑巴似的一句话都逼不出来。

反而是丹荔微笑地望着他——

“有什么事吗？”

浩伟整个人都呆住了。

丹荔双眸如星辰般的灿烂明亮，牙齿如编贝般的整齐洁

白。

丹荔近距离的模样，比远看更亮丽、更亲切、更动人。

隔了好一会，浩伟才从惊艳中苏醒——

“对不起，如果你一个人的话，我能不能过来跟你聊聊……”

“好啊！”

丹荔大方地移开桌上的皮包。

其实，刚刚丹荔也注意到浩伟。

浩伟一袭浅蓝的西装，模样大方、潇洒。

丹荔知道浩伟的同伴都走了，他留下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另外还有朋友，一个是他在想办法认识她。

但是依据她的自信和浩伟的眼神，丹荔知道是属于后者的。

果然浩伟走了过来——

“你也是一个人？”

丹荔问他。

“不，我同事刚刚走。”

拉了张椅子，坐定在丹荔的对面，浩伟紧张的心情舒解了很多——他真的怕碰钉子，还好她是这么的友善温和——

“你呢？”

“下雨天，车子挤，路过这儿，被这个店名深深吸引着……”

“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走进来了？”

“嗯。”

丹荔笑了笑——

“你听过南宋诗人蒋捷的一首词吗？”

然后丹荔轻轻地吟着，这阙词牌名为《虞美人》的句子

少年听雨歌楼上，

红烛昏罗帐。

中年听雨客舟中，

孤雁叫西风。

老年听雨僧庐下，

鬓发已星星。

“——可见同样的雨声，每个年龄听起来，都有不同的心境，少年时是那样的温暖，中年时想到了分离，老年时头发都斑白了……。”

天啊！浩伟的心整个都醉了。

眼前的女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80年代了，她竟然会背诵那些唐诗宋词？——

“我叫钱浩伟。”

浩伟这么介绍着自己。

“我姓谢，谢丹荔……。”

世界仿佛停止了运转。

他俩静静地凝视着对方。

在他俩的心底，他们知道，有一件事将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不管是天崩地裂、月坠星残，他们都会坦然无惧地含笑

接受它……

2

又是个雨天。

一辆雪白色的奔驰 500，滑行在台北到阳明山的柏油大道上——

“浩伟，我好怕……”

车上，丹荔依偎在浩伟身边，他们俩坐在后座，司机在前方驾驶着这部车子。

“怕什么？”

浩伟安慰丹荔——

“我妈妈很好的。”

“万一……”

“怎么可能呢？”

浩伟打断丹荔——

“只要我喜欢的女孩，她绝不会反对的。”

自从第一次在“听雨轩”见面后，浩伟和丹荔就迅速坠入爱河。

他们象所有年轻情侣一样，由约会、握手、相拥、到计划着未来。

他们从未感受过这样的幸福，有时他们觉得幸福得让他们俩害怕，害怕这一切不是真的——

“读书的时候，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安妮的画像》，给我的印象好鲜明，好深刻……”

圣诞节的夜晚，出了舞会，在送丹荔回家的路上，浩伟这么对丹荔说：

“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直觉地以为你是画里的女孩，我真担心你会象那部电影一样，一切只是个幻象，随时随地在我生命中消失……”

“是吗？”

丹荔将脸庞靠近他。

她温热的唇贴紧了浩伟的唇——

热吻升高了他们的体温。

丹荔的唇舌是那样的甜腻、那样的润滑——

“怎么样？你现在该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吧？”

在热吻的空隙里，丹荔梦呓般地对浩伟这么说着。

“还不够……”

浩伟顽皮地——

“让我再接触你更多的真实……”

那一晚，丹荔带浩伟进了她的房间。

浩伟轻手轻脚的。

其实浩伟根本不必这样。

身为泰古集团的少东，又拥有哈佛大学企管系的学位，多少女孩都想攀亲于他了，丹荔的父母又岂是例外，他们巴结浩伟都来不及了，怎么会阻挠呢？

但是丹荔有她的分寸。

她爱浩伟不是爱他的财富，她更不愿意用其他的手段栓牢浩伟，因此她和他的亲热，仅止于爱抚与拥抱——

“什么时候，你才答应我？”

当浩伟欲脱下丹荔的衣裳被拒绝时，浩伟就这么低头地问她。

“你说呢？”

“你从来没跟别的男孩？”

“你呢？”

“也许你不相信，”

在黑夜中，浩伟的眼神真挚而诚恳——

“我真的没有跟任何女孩……”

“我相信。”

丹荔的双眸闪着泪光——

“因为我也是……”

“天啊！”

浩伟忍不住笑出声来——

“原来你我都是生在 70 年代的老古董……”

“嘘！”

丹荔用手捂住了浩伟——

“你要吵醒我老爸啊？”

然后他俩跌倒在床上，热情经由相拥再度点燃——

“明天我们就去结婚……”

浩伟的双手贪婪地伸进丹荔的衣内。

“你不是说一切都要经过你爸妈吗？”

“那只是个形式，他们一定会答应的……”

就这样，他们约了今晚见浩伟的父母。

浩伟的家住在阳明山仰贤大道。

黑色缕空高高的铁门，铁门内是一片绿茵的草坪。

一幢两层楼古典的建筑物耸立在其间。

因为是夜晚，除了车灯、水银路灯及建筑物内的灯光外，一切给丹荔的感觉是幽暗、神秘，而气派。

当司机将车子停在建筑物前的大块鹅卵石铺的地面上，浩伟就牵着丹荔的手出来。

殷勤的老女佣立即奔上前，为他俩撑着伞——

“丹荔，这位是玉婢，我是他带大的。”

“小姐好漂亮，少爷，我真是太高兴了。”

玉婢发自内心地这么说。

客厅里灯火辉煌。

一个 50 多岁的妇女坐在银蓝色绿绒沙发上。

她的脚底下是一大片手工织的米兰地毯。

雪亮的黑檀木做的茶几上，摆的是一杯热茶还有一盒香烟——

“妈！丹荔来了。”

穿过衣帽间，浩伟一进大厅就这么兴奋地对钱太太说。

“谢小姐请坐。”

“谢谢伯母。”

丹荔拘谨地坐在钱太太的对面。

“爸爸呢？”

“他临时有事，张伯伯请王次长吃饭，他去做陪。”

钱太太燃上一支烟。

钱太太个子瘦小，但是锐利的眼神，仍使她透着一个财团夫人的威严与精明。

“我听浩伟说，谢小姐是从事艺术工作的？”

“谈不上什么艺术，”

丹荔羞赧地——

“我只是喜欢摄影，现在正接受文建会委托，拍些即将拆除或等待修建维护的古迹文物。”

“家里还有什么人？”

“爸妈，两个哥哥，一个妹妹。”

“很好。”

钱太太站起身——

“你在这儿多坐坐。”

等钱太太回房休息，浩伟就坐近丹荔身边——

“怎么样？我妈很好吧？”

“嗯。”

丹荔怎么料得到，一场剧变就要到她头上呢？

3

谢丹荔的工作室，设在中山北路锦州街一个靠公园旁的巷道内。

30平方米不到的房子，挤满了灯光、照明、色纸以及摄影器材。

为了生活，除了古玩艺术外，她也常接些商业广告。

这一天她正准备拍一幅食品的广告，当她把那些冷冻肉类配上新鲜蔬果时，门铃声乍然响起。

拿了旁边的干毛巾擦了擦手，打开门，她真的吃了一惊

“伯母，是你？”

原来是浩伟的妈妈，她怎么找到这儿的？

“有件事我想跟谢小姐聊聊，不知道你有没有空？”

再没有空，冲着她是浩伟的母亲份上，丹荔说什么也要放下手边的工作啊！

于是丹荔把桌上的样品食物摆回冰箱，关上门，就陪钱太太到附近一家小咖啡店——

“你的工作室是昨天我到浩伟书房，无意中发现。”

要了两杯咖啡，刚坐定位子，钱太太就对丹荔说：

“本来我是想瞒着你的，但是我觉得时间越拖，对你越不公平。”

丹荔的心在发跳，她有预感，钱太太要告诉她的绝对不是什好消息，果然浩伟的母亲直截了当地对丹荔说：

“浩伟他不会跟你结婚的。”

丹荔听了，头顶仿佛一阵轰雷，她简直不敢相信浩伟的母亲会对她说出这句话。

“我很清楚你们这时代的女孩子。”

钱太太将身子靠在餐厅的椅背上，燃起支烟——

“自由、任性，一出了社会，吃好的，穿好的，没事用一点艺术、文学做门面，一心一意所想的，只是嫁个好丈夫，我相信在你们交往之前，你一定听过浩伟的名字——身为太古集团的继承人，他的名字，照片散见在各大经济性报章杂志上，你只要有心，很容易调查出浩伟的底细，于是你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截止目前为止，我可以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成功了，可是事实不是这样的。”

泪水在丹荔眼眶中打转，这是她一辈子所受到最大的侮辱！没想到的是，这个侮辱竟来自她最心爱的人的母亲嘴里。

吸了口烟，在烟雾冉冉上升中，钱太太继续对丹荔说：

“事实上，如果浩伟一跟你结婚，他会丧失他那一切，到时你一切的梦想都变成虚有，你不但一无所获，你也会毁了浩伟……”

“很不幸是不是？”

放下了手中的烟，钱太太端起咖啡杯喝了口咖啡——

“一个自古以来最俗气的故事，竟然发生在你我的身上。”

说完，钱太太苦笑了一下。

“伯母，”

不知是丹荔倔强的脾气，还是勇气在她心底扎了根，忍住了眼眶中的泪水，丹荔对钱太太说：

“我爱浩伟，我根本不在意他的财富，请你别用财富威胁我……”

“威胁你？”

钱太太的情绪激动着——

“如果你真爱他，你就不应该毁了他，也毁了我们这个家！”

“伯母，你喜不喜欢我是你的事，虽然我知道浩伟是独子，可是你也用不着说那么严重的话！”

“好！那么让我告诉你实情！”

钱太太的手颤抖着——

“我就当作你完全不知道泰古集团吧！泰古集团拥有建筑、纺织、观光饭店等多项事业，这五年全球经济萎缩，泰